

“文学淮军”擂台
征文 第十一季

一川麦熟听鹃鸣

张丹

“割麦垛垛，割麦垛垛……”杜鹃叫得愈发勤快，田里的麦子也就渐渐染黄了。

父亲翻出平日里珍藏的镰刀，在磨刀石上细细打磨几番，刀刃便漾出清亮的寒光。此刻的父亲，专注得像刚拿到心爱玩具的孩童，又似一位用心雕琢木料的老木匠。

热风卷着麦浪迎面扑来，裹挟着麦熟的热气一浪高过一浪。放眼远眺，无边无际的麦田宛若奔流不息的金色长河。望着籽粒饱满、压弯麦秆的遍野麦穗，乡亲们个个摩拳擦掌，一年一度繁忙的麦收时节，就这样悄然而至。

天还没大亮，檐角的鸡鸣便划破拂晓，待到西院阿四叔一阵厚重的咳嗽声传来，乡村的清晨才算真正苏醒。家里总要留下一人在家生火做饭，余下的人或是赶往打麦场忙活，或是拎起镰刀下地割麦。

“割麦垛垛，割麦垛垛……”

清晨时分，杜鹃的啼鸣格外清亮，衬得整座村子鲜活灵动。天边铺着柔和的朝霞，村落间升起袅袅炊烟，沾着晨露的麦香清冽绵长，尽数融进阵阵杜鹃啼声里。

年少的我刚能稳稳攥住镰刀，便揉着惺忪睡眼，跟着大人们走进麦田。泥土温润的气息混着熟麦的清香扑面而来，故乡夏日的清晨，总是这般惹人沉醉。

千里沃野之上，风起处麦浪翻涌。远远望去，麦田里散落着点点晃动的人影，都是趁早下地劳作的乡邻，早已躬身挥镰割麦。

日上三竿，日头渐渐毒辣，麦收里最熬人的时段也随之到来。

此时的麦子晒得干透，秸秆脆爽，收割起来格外顺手。手握镰刀对准麦秆根部，手腕顺势发力往后一拽，稳、准、狠一气呵成。只听“刺啦”一声，一把麦子便稳稳拢在手里，随手码成小垛，再俯身收割，一把接一

夏天约莫是个十五六岁的姑娘，性情纯粹又热烈。人们偏爱她晴空万里的明媚，也包容她阴晴无常的多变。伴着岁岁年年，我早已习惯夏日的万般模样，可在我心里，绿树成荫的静谧安然，才最让我心生眷恋。

儿时，总觉得夏天格外漫长。清风拂过树梢，满地阴凉伴着细碎鸟鸣，轻轻落在肩头。北方的蝉鸣绵长聒噪，每每入耳，我总忍不住拿竹竿去捅树上的知了。

可人们常常忽略，我们关于夏日大半的美好回忆，都藏在浓密树荫里，而非灼热的烈日之下。夏日树荫自有独特的魔力：无论此前内心何等焦躁烦闷，一踏入绿荫，整个人便像一片薄荷叶，从骨子里漫出清凉与馨香。童年时，我格外羡慕在林间拴上吊床的人，吊床悠悠晃荡，躺在上面的人自在闲适，我的心也跟着绵软沉醉。

为抵挡灼热刺眼的日光，盛夏满眼绿意自带沁人的清爽。但和树下浓郁的阴凉相比，枝叶的绿意顶多像好看却不解暑的西瓜皮；步入浓荫，恰似埋进西瓜通红的沙瓤里，张口呼吸，身心瞬间遍体生凉。

夏日的树荫深浅不一，色泽温润难描。若是躲在年幼的银杏树下，浅浅的树荫很难消解暑气、抚慰心神。想要纳凉，便要寻树龄久远的国槐或是七叶树。交错繁密的枝叶层层堆叠，如细密筛网，将阳光筛成细碎的

把，把满地金麦陆续收拢成堆。

所有人佝偻着腰身，闷头不语，如同勤恳犁地的老牛，只顾躬身往前收割。众人大多头戴草帽或是裹着毛巾，肩头也搭着布巾，时不时抬手擦去顺着脸颊滚落、浸透衣衫的汗水。

母亲抬眼望向白炽滚烫的天空，毒辣的日光刺得她睁不开眼。她轻轻蹙起眉头，可目光落在田间沉甸甸、金灿灿泛光的麦穗上，便抬手揉了揉常年劳损酸痛的腰，稍稍直起身子歇片刻，复又弯腰，融进茫茫金色麦浪之中。

麦田里也藏着细碎欢喜，运气好时，能在田埂麦垄间寻到野生香瓜、酸甜野果，咬上一口清甜解乏，便是繁重劳作里不期而遇的惊喜。

最令我欢喜雀跃的，便是被父母差遣回家送茶水，顺带捎上父亲爱喝的啤酒。每次领到这份差事，我便一路小跑往家赶，嘴里还吹着轻快的口哨。

“咕嘟，咕嘟……”父亲仰起满是汗珠的脑袋，一口气灌下一瓶啤酒，瞬时仿佛添了满身力气。

之后父亲便把一捆捆麦子装上牛车，一车车运往打麦场。

老黄牛拉着石碾，在平整的麦场上缓缓转圈，日复一日恪守着劳作的本分，嘴里不停嚼嚼，一圈又一圈慢慢前行。

等麦子尽数收完，空旷的田地只剩齐刷刷的麦茬，孤零零裸露在泥土之上，带着几分单调与苍凉，默默诉说着此前麦浪滔滔的繁盛光景。

如今，我早已远离故土，不再是当年攥着镰刀、在麦浪里奔波劳作的少年。乡间麦收也换了新模样，联合收割机轰隆隆开进田间，农活变得轻松省力，可我的心底却总空落落的，像是丢了旧日独有的烟火气息。

那片麦田、那声“割麦垛垛”、那段麦收岁月，永久珍藏在心间，成了我一生割舍不下的乡土守望。

光点，驻足其下，惬意万分。这般树荫层层叠叠，沉成深黛之色，厚重沉稳，风吹不散。有意思的是，站在苹果树、石榴树下，枝头鲜果的光影落在浓荫之上，好似水墨画卷里点染而出的莲花。

记忆里的树荫，还裹挟着独有的芬芳。北方五月，整月都萦绕着洋槐花的香气。起初清冽的花香浮在半空，待花瓣簌簌飘落，馥郁香气便铺满整片树荫，混着草木气息，宛若墨香萦绕，惹人忍不住提笔挥毫。夏日树荫间还飘散着樱桃、枇杷、石榴、葡萄的果香，倘若搬一把藤编摇椅闲坐，便能在慵懒恍惚间，被万般果香环绕。

童年，我们最爱在树荫下观蚁、发呆。有个疑问困扰我许久：树冠枝叶交错，漏下的空隙有三角、有梯形，可投在地面的光斑，偏偏全是圆圆的圆点？莫非连树荫也变得世故圆滑？偶尔我也暗自思忖，那般珍贵美好的时光，当初为何悉数耗在细数蚂蚁上？

从前我总以为，夏日昼长夜短，是大自然想让人们尽情欣赏山野风物。如今才恍然醒悟，我从前理解错了。或许悠长盛夏，只为催促人们走入树荫，卸下满身劳碌，从容虚度光阴。不必纠结光阴有无价值，不用思虑日后筹划，只静静任凭美好岁月，如清风拂面，缓缓流淌。

送考的车流(外一首)

彭胜发

六月的早晨
城市还在沉睡
送考的车流
已开始涌动

交警在路口指挥
手势坚定而有力
为考生开辟道路
让梦想一路畅行

出租车爱心送考
私家车自觉绕行
城市在这一刻
为青春让出通道

那长长的车流
像一条流动的河
载着希望与梦想
驶向未来的彼岸

阳光洒在车身上
映出温暖的光芒
这是全社会的关爱
为考生保驾护航

送考的车流
是城市最美的风景
它见证了青春的拼搏
也传递着爱的温情

笔袋

透明的笔袋
规定尺寸的模样
里面装着
备考的希望

中性笔、替芯、铅笔
橡皮、尺子、准考证
拉好拉链的瞬间
封存了整个高三

那小小的笔袋
像一个时光宝盒
装着知识与梦想
陪伴我走过坎坷

它见证了我的努力
记录了我的思考
在考场上
它是最忠实的伙伴

透明的外壳
让一切一目了然
就像我的内心
对未来充满期盼

笔袋虽小
却承载着大大的梦想
在这小小的空间里
我书写着青春的篇章

